

◎创作谈

追求一种“有用”的写作

刘大先



▲《去北川》书影。
▶刘大先近照。



去北川》的印象中，那是一块曾经饱受地震灾难的土地，此外则不甚了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16年了，新北川早已凤凰涅槃般从创伤中恢复，并且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它不再是曾经闭塞、落后的样子，而是充斥着以科技与文化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元素。这是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它值得被看见，值得被铭刻，这里的人们也需要被看见，渴望被书写。北川正在打造城市IP，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当务之急是做好宣传，以通俗形象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块地方，理解它的人民与文化。

然后是对其他人也有用。当下，人们的注意力与时间格外宝贵，总希望阅读能带来收获：或得到生理上的消遣，或得到情感上的舒缓，或得到知识上的教益，或得到思想上的启迪、精神上的愉悦……写作者应该考虑自己能给读者提供什么，而不是先想着自己的表达。一个读者为什么要读一本写陌生地方的书？如果没所得的话，那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去倾听与解读一个毫不相干之人的心思与表述。我能给北川之外的读者提供的，就是对北川方方面面的总体性勾勒，它的地理历史、山川河流、物产人文、民俗风情、连续的传统与当下的变化。当然，这种“总体性”未必全面，只是一家之言，只不过我采用的是一种“总体性”的视角。这样的话，人们对于这个西南山地的羌族自治县，至少可以有一个知识性的导览，同时对于北川的风景与人也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或许还能取得认知上的突破，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种生活。

最后还要对自己有用，这是显然的。在世界各地许多族群的文化中，常常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少年的成年礼就是要进行一番游历，离开原先熟悉的环境，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深入他者文化中去体验和经历生活。当他再次归来时，便会发现自己的变化。在与他者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甚至交锋的过程中，他不断调试自己，获得成长。在北川的12个月，于我而言，就是那样

的成长。对它的书写是一种内在欲望。记录下自己在陌生空间与文化中度过的一段岁月，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是人生的旅痕、生命的印迹、存在的确认。我在北川坚持每天记日记，起初只是一种个人习惯，真到起意写一本书，却发现那些日记并无用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有无数琐碎的细节，经验中的碎片如果不经过整理与修葺，不组织成“有意味的形式”，不过是一堆终将沉入遗忘的记忆冗余。通过写《去北川》，我反倒将一段人生用文字的形式锚定下来，赋予时间和生活一个可读的形象。

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找到那种“有意味的形式”？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把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尽可能完整地用文字组织起来？北川处于龙门山断裂带，其西属岷山山脉，峰峦起伏，是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自然过渡的地带，汉羌藏回杂居，文化带有杂糅性，要写出这个地方的事、物、传统的经历，帮助我讲述某个故事。事实上，任何单一的故事都无法涵括某个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如果简单地就事论事进行描述，难以全面而清晰地定位其特色，呈现其形象。因此，我所着墨的是北川县的历史、文化、风景、物产、居民、情感结构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旨在勾勒一幅包含多元线索、多样性因素、多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图景，当然还有其中所体现出的社会变迁。与专业作家不同，我早年研究人类学的经历，帮助我形成了一种准人类学的隐形思维，让我得以拥有一个整体、多元、动态的视角，去打量并走进这片土地。事实上，文学作品与人类学著作并不矛盾，像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样的著作，无论从文笔还是结构而言，都是绝佳的文学作品。

巧合的是我正好在北川待了一个人类学周期。人类学研究要求学者亲身体验并观察一个地方的人群及其文化，通常意味着要经历当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周期。这个周期里，我参与并融入北川人民的生产过程，共同庆祝了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羌

中国幅员辽阔，受历史与自然条件等的限制，交通不便制约了西部地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新时代，党中央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李玉梅的《大道》（漓江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聚焦这一重大事件，是首部以报告文学形式对其进行展现的作品。题材的原创性和文本容量的丰富性，赋予其独特价值。

作者首先对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阐述。在《大道》序章“大道向前天地阔”中，作者以开阔的视野、概述的方式、欢欣的笔调，从宏观解说新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及其阶段性成就。该书的主体则通过人物与故事的有机结合，对宏大主题进行了细微呈现。“请翻开书页，在那西部陆海新通道亲历者、建设者与见证者的故事里，感受大道向前的漫漫征途吧。”这是作者对读者发出的邀请。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一个跨时空的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工程，关联到西部十多个省区市，正处于“现在进行时”，如果面面俱到，显然不是一部报告文学能够容纳的。因此，《大道》在题材选取上，采用对关键节点区域作“聚焦叙事”的方法，主要以广西新通道建设为中心，由此“一斑”而窥大工程“全豹”。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广西地位独特，这里是新通道海陆交汇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桥头堡。作者没有把面铺开、每个地域只做蜻蜓点水式的勾勒，而是聚焦广西一域，确保了作品实现深度叙事的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以人民为中心搭建作品细部，因人说事，由事见人，通过人与事的特写，报告广西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行动方案和火热场景。

《大道》由“陆径幽远处”“风从海上来”“随空千万里”三篇组成，分别对应陆、海、空三方面的新通道建设。每章设置相应的人物群组，通过对他们的叙写，引出大通道建设的全景或特写。首篇第一章“潮涌北部湾”，出场人物有孙熙勇、黄江南、李俊江等，在对他们的书写中，读者可以看到“渝桂新”南向通道试运行班列的开行。作者将人物放到他们具体的工作场景中，通过对各自工作故事的述说，展示出奋进于“大道”一线建设者平凡朴实忘我的可敬形象。平陆运河建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报告文学《大道》

讲述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故事

丁晓原

对此，《大道》用专章重点书写。“平陆战队的‘一号队员’”程耀飞，过去曾在一个工程上连着过了两个春节，这次平陆运河工程计划工期52个月，他将“连着三个年都在工地上过，可以打破自己的纪录”。而参与平陆运河工程一段段建设的王灿灿，则“看过午夜的沙坪河，看过凌晨三日月光下的河面，也迎接过河上的日出”。这些颇有诗意的语句，真实地写出了建设者艰苦工作的日常。

《大道》虽是现实题材作品，但作者又注意融入相关历史人文故事。如写北海合浦引入《汉书·地理志》中的相关记载和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文物，写平陆运河工程回溯到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关于“深水道”的构想，还有“千古灵渠对话平陆运河”等，使西部陆海新通道有了更深的“根系”。李玉梅是一位喜欢填词的报告文学作家，《大道》上中下三篇分别以《月中行》《月当窗》《人月圆》词牌填词起首，其中有“陆径幽远处探春”“平陆运河似练，千帆竞，众芳羨”“蓝天追梦，钦州寻梦，大道龙吟”等景语情言，给《大道》平添了滋润和韵味。

总体而言，《大道》是一部写“大”见“重”的作品，同时又讲求叙述语言与文学性，值得读者期待。（作者系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感受诗歌中的春意

张怡靖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自古以来，春天就与诗歌有着紧密的关系。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诗集《春天送你一首诗》，是一部以春天为主题的现代诗选集，收录舒婷、欧阳江河、西川、于坚、吉狄马加、叶延滨、杨克、雷平阳等知名诗人以及入选《诗刊》社“春天送你一首诗”特刊的优秀诗作，旨在与读者分享春天的魅力，让人们感受生活的温暖与希望，感知时代的律动与激情。

《春天送你一首诗》分为四辑，第一辑“风展红旗漫如画”中，春天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春天的勃勃生机与国家的繁荣景象交相辉映，绘制出一幅幅动人的心魄画卷。第二辑“春风识面春来信”的诗歌展现春天的自然物象之美，“一个春天又不经意间到来，像风把消息告知了所有的动物”“桃花将我一把扯进了春天”，诗人用语言捕捉春风的轻抚、万物的细语。第三辑“万物竞发听雨眠”以春雨为笔，以大地为纸，绘出春天动人的景致。“火车在细雨里奔跑”“直到这个星球的尽头，都有不屈的事物，在暗自活着，暗自生长”，每一句诗都像春雨中的一滴水珠，晶莹剔透，却又蕴含着无穷力量。第四辑“草树知春不久归”，诗人用深情的笔触写

下春天与时间的对话。“她对着蒲公英‘噗’地吹一下，四散开来的幸福，追随着她”，小鹅花轻盈绽放于书页间，为春天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整个春天我得以偶然地，参与它的生长，目睹它一点点，从荒芜到美好的样子”，定格下光阴的脚步。

据了解，“春天送你一首诗”是《诗刊》在2002年发起的大型诗歌公益活动，20多年来通过朗诵会、分享会、春天诗歌周、“开往春天的大巴”巡游等系列活动，把诗歌和春天的讯息传遍千山万水，送入千门万户，为广大诗人和诗歌读者创造与诗意春天同在的美好契机。诗集《春天送你一首诗》既是活动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一份关于春天的诗歌档案。



▲北川晨景。 邓涛摄（人民图片）

中国新文学学会举办第37届年会——

海内外学者研讨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7届年会暨“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三峡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新文学学会、武汉大学文学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国巴黎西岱大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佛教大学、韩国中央大学等海内外16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320名专家学者与会。

开幕式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徐粤春呼吁学界

同仁加强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体认，深入领会“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探索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路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于可训说，中国文学经典，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元明戏剧、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经典，是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窗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日益明显。作为研究者，首先要尊重世界的不确定性，关注前沿问题，对未来和未知保持敏感和好奇。

研讨会上，海内外专家学者从

自身研究专长出发，围绕“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各抒己见。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围绕日本作家小田岳夫笔下的中国体验及其《鲁迅传》的创作与接受情况，介绍了海外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樑以现代学者散文中的古今融合元素为对象，提供了当下散文文坛革新路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寇志明分享了自己研究中国清末民初旧体诗词的成果。他认为，所谓的旧派诗人实际上敏锐感知到了时代之变，并在诗词中反映出一种现代经验。法国巴黎西岱大学教授徐爽聚焦中国网络文学对想象世界的虚

构，探讨其中的时间意识对中国传统时空观的拓展。武汉大学教授李遇春呼吁建立中国现代旧体文学史学，以丰富学界对现当代文学整体面貌的认识。

本届会议由开幕式、大会报告、专题论坛、小组报告、闭幕式组成，特设7组青年论坛。77位青年学者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论文涉及新时代“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本次会议受到海内外各方专家及青年学者广泛关注，对凝聚学界共识，推动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扩大中国文学与文化世界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